清史稿/卷40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百九十九 ◄

清史稿
卷四百 列傳一百八十七

► 卷四百一

何桂珍 徐豐玉〈（張汝瀛金雲門唐樹義岳興阿易容之）〉 溫紹原 金光箸 李孟群 趙景賢

何桂珍

何桂珍，字丹畦，雲南師宗人。道光十八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年甫冠，乞假歸娶。散館授編修，督貴州學政。入直上書房，授孚郡王讀。文宗在潛邸，即受知。桂珍鄉試出倭仁門，與唐鑑、曾國藩為師友，學以宋儒為宗。及文宗即位，以所撰大學衍義芻言奏進，優詔嘉納。數上疏論時政得失，言琦善、牛鑑僨軍之將，不宜任兵事。咸豐三年，出為福建興泉永道。巡防大臣賈楨等奏請開缺，留京隨辦城守事宜。

四年，畿輔解嚴，授安徽徽寧池太廣道。安慶久陷，巡撫福濟駐廬州之店埠。桂珍所治在江南，阻於賊，遂留江北。檄募勇從征，餉無所出，久之，得二百人，至霍山，號召鄉團，增為三千人，激以忠義，破捻匪李兆受於霍城，追擊至麻埠，進逼流波畈；檄商城、固始鄉團截其北，金寨練勇拒其東，自率所部遏其西，兆受大懼，與其黨馬超江等同降，解散脅從萬計，民歡呼載道，饋糗糧不絕。福濟令桂珍援廬江，檄至，城已陷，馳救不及，劾罷職。是年，曾國藩破賊田家鎮，進圍九江，桂珍通牒言戰狀，國藩以聞。袁甲三軍臨淮，欲資桂珍兵西與楚師會，至蘄水而九江軍失利，武昌再陷。國藩入江西，文報不相聞。桂珍乃提孤軍轉戰潛、霍間。五年春，克蘄水、英山，殲賊首田金爵。和春上其功，予六品頂戴，留駐英山。自桂珍受事，至是八閱月，僅支餉銀三百兩。民團

相從者踵至，益以李兆受降眾，餓不得食，五月，師遂潰。

兆受之降也，桂珍請福濟羈以官，不聽，不能無觖望。未幾，馬超江被殺，兆受乞拘仇，弗獲，則大恚，議為超江復仇，設位受吊，捻黨大集。於是安徽、河南皆以兆受复叛入告，兆受詣桂珍自陳，撫慰之，稍定。會福濟密書囑先發絕其患，書由驛遞，為兆受所得，謂桂珍賣己。十月，陽置酒，伏兵英山小南門外，桂珍遂遇害，左右四十餘人皆從死。事聞，依道員陣亡例賜卹，贈光祿寺卿，予雲騎尉世職。同治初，江南平，曾國藩疏言桂珍率鄉團勦賊，飢餓艱難，歷人間未有之苦，機事不密，為叛人所戕，天下冤之。詔晉世職為騎都尉，予謚文貞，建祠英山縣。

徐豐玉

徐豐玉，字石民，安徽桐城人。父鏞，嘉慶十四年進士，官至太僕寺卿。豐玉少應科舉不遇，捐納銓授貴州平遠知州。署威寧，捕斬大盜，總督林則徐嘉異之，調黃平。苗寨盜魁保禾日聚眾剽掠。豐玉清保甲，理屯軍，請兵會剿。巡撫喬用遷慮激變，不許。既而苗益恣，從知府胡林翼往剿，保禾遁。時廣西匪起，蔓及貴州境。豐玉練民兵，入山搜捕，多得盜魁，誅之。雲南巡撫張亮基過黃平，悉其狀，密疏薦。遷郎岱同知，署思州府。

咸豐二年，擢湖北黃州知府。甫蒞任，而張亮基調湖南，奏調豐玉往襄軍事，助守長沙。尋從總督徐廣縉赴岳州，武昌已陷，豐玉請廣縉速移鎮黃州，截賊下竄。廣縉不能用，得罪去，張亮基代之。三年，擢湖北督糧道，署漢黃德道。廣濟民變，戕縣令。黃州知府邵綸及新令鮑開運往撫，均遇害。豐玉偕按察使江忠源往剿，捕斬數百人，乃定。

會粵匪由江寧分竄上游，忠源率師援江西，亮基令豐玉統湖北防軍駐田家鎮。鎮當江北岸，後有大山曰黃金塔，小山曰磨盤，下有河直入江中，與南岸半壁山接。山塹水湍，舟行必循湍繞河乃得過，最據形勢。豐玉列營諸山，於河上聯筏作城，列砲以守。半壁山背倚湖，湖通興國，入湖處曰富池口。豐玉欲分營半壁山上而兵單，僅遣兵弁瞭望而已。九月，賊由南昌退九江，遂上犯田家鎮。豐玉偕總兵楊昌泗憑牆砲擊沉賊船，又斃陸路撲營賊，乘勝追壓乃退。次日，賊船擁至，分三路迎擊，斃賊甚眾，毀其大船。賊由富池口分船數百犯興國，會江忠源由江西回援，賊復由興國會於富池口。荊門知州李榥輕軍襲之，豐玉遣兵夾擊，敗挫，榥陣歿。忠源聞田家鎮危急，調九江兵馳援，未達，忠源獨挈親兵數十人至。見賊眾兵單，驚曰：「不可守矣！」次晨，大風作，賊連檣驟

至，環撲我營。豐玉偕漢黃德道張汝瀛督戰，筏城被焚，營壘皆不守。豐玉手佩刀殺賊，遂自剄，汝瀛同殉焉。忠源親隨僅存數人，收集餘眾，退駐廣濟。事聞，予騎都尉世職。光緒中，大學士李鴻章疏陳豐玉政績、死事狀，予謚勇烈，建專祠。

張汝瀛，山東樂陵人。道光元年舉人。官廣西知縣，歷貴縣、蒼梧，以剿匪功洊升知府，亦為張亮基所薦拔。咸豐三年，擢漢黃德道。甫抵任，偕豐玉同守田家鎮，歿於陣，予騎都尉世職，追謚勇節。

金雲門，安徽休寧人。道光十三年進士，官浙江雲和知縣。改湖北，歷天門、崇陽、隨州。以擒崇陽匪首鍾人傑功，晉知州。洊擢安陸知府，署糧儲道，護按察使，調署黃州。自田家鎮失利，賊遂進陷黃州，雲門死之，贈太僕寺卿，予騎都尉世職。後京山士民以政績卓越請建祠，謚果毅。

唐樹義，貴州遵義人。嘉慶二十一年舉人，官湖北咸豐、監利、江夏知縣，洊擢湖北布政使。以病歸，在籍辦團練。張亮基奏調湖北，署按察使。及田家鎮軍事亟，率兵防江北陵路，駐廣濟。既而黃州、漢陽相繼陷，樹義勦賊德安，進軍攝口。咸豐四年，戰失利，褫職留任，率舟師禦賊金口，船破，死之。予騎都尉世職，謚威恪。

岳興阿，博爾濟吉特氏，滿洲正藍旗人。考授內閣中書，出為河南南陽知府，洊擢湖北布政使。四年，武昌陷，死之。予騎都尉世職，謚剛節。

易容之，廣東鶴山人。捐納銓授湖北德安知府。四年，德安陷，罵賊死之，予騎都尉世職。李榘自有傳。

溫紹原

溫紹原，字北屏，湖北江夏人。少負奇略。入貲為兩淮鹽運司經歷，改知縣。咸豐二年，署六合，減賦役，蠲苛法，民戴之。

粵匪陷武昌東下，紹原以六合為南北要衝，勸民積穀儲群堡，修城垣，治守具。團練四鄉，合為一氣，別募壯勇訓練。三年春，江寧陷，賊遊騎至境，輒殲之。既而大至，禦於龍池，以兵單失利，練總徐琳、達成榮戰死，紹原退保南關。會日暮，賊營火，乘亂攻之，斬偽丞相一、偽統制四，餘眾殲焉。紹原益增守要隘，浚品字坑伏地雷。守備秦

淮陽，千總夏定邦、王家幹，皆能戰，賊屢至，隨機御之，每擒斬過當，賊懼之，不敢逼。欽差大臣向榮、總督怡良先後上其功，以知府升用，賜花翎，特詔嘉獎；並以紳民深明大義，蠲免六合一年丁漕，增廣學額，以示旌異。

四年，賊屯九洑洲，結簰置砲，翼以戰艦，順流下，至八卦洲，紹原夜以小舟襲之，縱火焚簰幾盡，偕總兵武慶、江浦知縣曾勉禮，分路進攻九洑洲。天大霧，架浮橋襲賊營，大破之，平其壘，被議敘。

五年，署江寧知府，在縣設治，督辦府屬團練事宜。賊屢糾悍黨自浦口來撲，皆不得逞。六年，大軍攻鎮江、瓜洲急，賊數路來援。其自蕪湖來者，紹原要之於江，七戰皆捷，進劃南岸七里洲賊壘，毀其舟。賊乃出陸路，竄踞高資港、下蜀街，巡撫吉爾杭阿檄紹原赴援。紹原令其弟溫綸率千人往戰，數有功。江北托明阿軍潰，揚州陷。紹原由儀徵往援，而賊陷江浦，犯浦口，踞六合葛塘集，偕張國樑馳擊於龍池，大破之；又破之於盤城集，連复江浦、浦口。捷聞，擢道員。未幾，賊再陷江浦，進犯六合，紹原合水陸擊走之。

時軍事分隸江南、江北兩大營。六合地居江北，紹原以孤城為保障，且數出境渡江助大軍攻剿立功，向榮深推重，令充南軍翼長。德興阿督北軍，意嗛之。七年，天長、來安土匪起，遣兵破之。列上所部戰績，德興阿謂越境邀功，置勿錄，紹原力爭，遂以乾頂保舉疏劾褫職，仍留六合帶勇防堵。尋有旨命兼管江寧、江浦團練。總督何桂清疏言：「紹原以一縣倡募水陸各勇，激勵紳團，屢殲賊眾，出奇制勝。且餘力上搤江浦，下救儀徵，北援來安，江北大營得免西顧之憂。自來安至廬州，尚有一線運道可通者，亦惟紹原是賴。才足匡時如紹原者，實不多見。請復原官，以維繫眾心。 」詔允開復知府。八年，從大軍克來安，加鹽運使銜。

悍酋李秀成、陳玉成大舉援江寧，先陷江浦。德興阿退六合，三戰皆敗，又退揚州。賊久憾紹原，合力圍攻。文宗恐其有失，詔促德興阿、勝保速援，皆不至。紹原堅守幾及一月，力竭城陷，死之。張國樑既克揚州，即日馳赴，於城陷次日始至，聞者莫不嗟悼。詔嘉紹原「六載守城，久為江北重鎮。援師未集，力竭捐軀，深為憫惜」，贈布政使銜，予騎都尉世職，於六合建專祠，謚壯勇。

夏定邦，六合人；王家幹，睢寧人。從紹原守禦，及八卦洲、九洑洲、江浦諸戰，皆有殊績，並擢官都司。城陷，同死難。

金光箸

金光箸，字濂石，直隸天津人。捐納通判，分甘肅，署巴燕戎格廳，改安徽知縣。青陽民因歲荒抗徵，幾釀變，光箸奉檄單騎諭解之。補建平，調定遠。定遠多盜，巡緝無間，捕土匪陳小喚子置之法。又調壽州。

咸豐三年春，粵匪連陷安慶、江寧，皖北盜蜂起，光箸集民團備戰守。陸遐齡者，定遠巨猾，係安慶獄。城陷，賊令歸結黨為北路應，擾定遠、壽州、合肥，勢甚張。巡撫週天爵兵少不能制，令光箸圖之。先布間諜，散其黨羽，然後進攻莊木橋。光箸設奇計，親率勇士擒遐齡父子及其黨四十餘人，戮之。天爵特疏薦，晉秩知府，賜花翎。

四月，賊由江寧、揚州分股北竄臨淮，擾及鳳陽、懷遠。光箸於兩河口立水營，八公山雜張旗幟為疑兵，列砲要隘。獲賊諜逃兵，並斬之以徇，壽州獲安。五月，賊復由六合撲正陽關，光箸調練勇千　　，屯三十里鋪及兩河口迎擊，殲賊二百餘人，乃引去。招降附近土匪談家寶、張茂等黨眾數千，皆效用。是年冬，粵匪陷廬州。四年，六安繼陷，北路捻匪日猖獗。和春督大軍規廬州，不暇北顧。袁甲三剿捻，徬徨於皖、豫之交。正陽為要衝，距州城六十里。光箸扼關以御，捻黨數來犯，五戰皆捷。季學盛踞於家圍，而馬四、馬五、王亮彩、鄧三虎等諸捻黨出沒州境，先後平之。廬州大軍無後顧憂者，光箸之力也。

五年，大軍克廬州，光箸署知府，撫流亡，嚴斥候，數殲伏匪。六年，遂實授。尋巡撫福濟疏列其治行上聞，以道員記名，署廬鳳道。時和春移督江南大軍，袁甲三再起軍臨淮，捻勢南趨。光箸甫出兵，捻首張洛行已破周鎮、王莊，犯三十里鋪。光箸背水為陣，令曰：「有進無退！」分三路擊之，以八百人破賊數万。七年春，捻匪龔德等掠正陽關，光箸偕副都統德勒格爾渡河襲擊，斃賊八百餘，追七十里。將搗其巢，聞六安　　復為粵匪所陷，回保壽州。粵匪驟至，圍城。破其地雷，夜乘霧出城，分三路襲賊營，鄉團應之。賊驚潰，追擊，斃賊千餘，圍立解。捷入，加按察使銜。乘勝合水陸進剿，毀賊營四十餘處，克正陽關，賜號鏗色巴圖魯。閏五月，捻匪复踞正陽關，欽差大臣勝保率兵至八里垛，光箸請夾擊於沫河口，建浮橋先渡馬隊。賊忽由後路鈔來，光箸立船頭督戰，左腿中槍，猶指揮進擊，纜斷溜急，舟覆，沒於河。詔贈布政使銜，依贈官賜卹，予騎都尉世職，謚剛愍，於壽州建專祠。

光箸吏治戰績為安徽第一。嘗言：「大兵宜攻不宜守。郡縣吏宜守四境，不宜守孤城。」皖北倚為保障。及其歿後，捻氛乃益熾，人尤思之雲。

李孟群

李孟群，字鶴人，河南光州人。父卿穀，道光二年舉人，四川長寧知縣，累擢湖北督糧道，署按察使。咸豐四年，粵匪陷武昌，巡撫青麟走湖南，卿穀守城殉難，贈布政使，予騎都尉世職，謚愍肅。

孟群，道光二十七年進士，廣西即用知縣。歷署靈川、桂平，以剿匪功擢南寧同知。咸豐元年，匪首洪秀全犯盤龍河，孟群手執藤牌督戰殺賊，鏖戰連日，賊不得渡。擢知府，調赴永安軍營。二年，授泗城知府。賊犯桂林，孟群赴援，連戰北門外及古牛山、五里墟、夾山口、睦鄰村，迭挫賊鋒。圍解，加道銜。進平潯州艇匪，擢道員，署潯州知府。三年，調江西九江府，仍留廣西勦賊。

四年，曾國藩在籍治水師，聞孟群名，奏調率千人往偕楊載福、彭玉麟東下，攻拔城陵磯，克岳州，調廣西平樂府。賊陷武昌，孟群聞父殉難，誓滅賊復仇，仍請終制，詔留軍。國藩屯金口，塔奇布進扼洪山，定三路攻武昌之策。孟群偕載福、玉麟中流直下，艦分二隊，前隊沖鹽關出賊背，後隊自上擊下，毀賊船二百餘艘。會諸軍剷沿江木柵，破漢關及金沙洲、白沙洲，抵鮎魚套，西渡攻漢陽朝宗門。賊揚帆下竄，屍蔽江。毀晴川閣下木柵、大別山下木壘，武昌、漢陽同日收復。孟群奔赴父死所慟哭收殮，一軍感動。捷聞，加按察使銜，賜號珠爾杭阿巴圖魯。

於是國藩進規江西，孟群率水師抵九江，戰兩岸及湖口皆捷。五年春，師挫於湖口，賊溯江上犯，陷漢陽，武昌大震。孟群回援，偕彭玉麟敗賊漢陽。署湖北按察使，以在憂辭，詔不允。武昌尋為賊陷，從胡林翼屯金口，改統陸師。五月，合擊賊，四戰皆捷。七月，賊糾黨撲金口，孟群拒戰失利，陸營潰。詔以眾寡不敵原之，命攻漢陽。六年，從總督官文迭進攻，十一月，孟群據龜山俯擊，總兵王國才攻西南各門，城中賊亂，遂克漢陽，加布政使銜，以布政使遇缺題奏。

七年，安徽北路捻匪方熾，粵匪自桐城進陷六安、英山、霍山，廬州危急。巡撫福濟請援，孟群率陸師二千五百人赴之，途次授安徽布政使。進兵克英山、霍山，攻獨山，駐軍麻埠。霍山復為賊陷，尋復之。八年，粵匪由潛山、太湖竄擾河南固始。孟群自六安

赴援，偕勝保力戰解圍，被獎敘。剿商城匪黨，平之，回軍克六安。七月，福濟卒於軍，暫攝巡撫，未十日，廬州為粵匪所陷，褫職，留軍　　效力。收集潰軍，駐廬州西官亭、長城一帶。

皖北赤地千里，協餉不至，所部號四千，飢疲已甚。湘軍李續賓方克桐城、舒城，飛書乞援，而續賓戰歿於三河，勢益孤危。九年二月，六安复陷，賊六七萬逼長城，營壘被圍，死守十餘日。壘破，手刃數賊，受傷被執，擁至廬州，賊首陳玉成優禮之，絕糧不食，賦詩四章書於絹，付人使出報大營，遂死之。

勝保等先已疏陳孟群殺賊陣亡，詔復原官，賜卹，謚武愍。十年，巡撫翁同書以尋獲遺骸入奏，命送回籍。袁甲三復奏孟群死事實跡，詔於廬州建專祠，依巡撫例優恤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。穆宗即位，以孟群父子殉節，忠烈萃於一門，與賜祭死事諸臣之列焉。

趙景賢

趙景賢，字竹生，浙江歸安人。父炳言，嘉慶二十二年進士，授刑部主事，歷官湖南巡撫。

景賢，道光二十四年舉人，誤註烏程籍，被黜。捐复，授宣平教諭，改內閣中書。豪邁有大略。咸豐三年，在籍倡團練，以勸捐鉅款，晉秩知府，分發甘肅，未往。十年，尚書許乃普薦之，命從　　團練大臣邵燦治事。聞粵匪陷廣德，自蘇州馳歸，籌布守城。總兵李定太、參將周天孚先後來援失利。景賢收集潰兵，為戰守計。偵知江南援軍至，出城夾擊，擒斬數千，立解城圍。從張玉良复杭州，克長興、德清、武康。既而賊擾嘉興，景賢分兵屯南潯，扼其衝。四月，賊由太湖、夾浦犯湖州。道員蕭翰慶來援，戰歿，招其潰兵入伍，出北門擊賊，血戰數晝夜，賊遁。五月，率砲船進攻平望鎮，與楚軍合擊，克之。會賊酋陳玉成由溧水竄浙境，景賢回救，合民團要擊走之，賜號額爾德木巴圖魯，以道員用。六月，進复廣德，交軍機處記名簡放。十月，賊犯杭州，景賢馳援。湖州告警，速回師，賊已至南門外峴山。副將劉仁福率廣勇來援，有通賊狀，誘擒仁福，斬之以徇。賊奪氣，分擾四鄉，旋犯西門。合水陸擊退，盡破附近諸山賊壘，圍复解，加按察使銜。

十一年，复長興。尋賊踞洞庭東、西兩山，長興不能守，郡北七十二漊時被擾。景賢於

大錢口增駐水師，聯絡民團，分顧各路，屢戰皆捷。五月，賊踞菱湖鎮。率水師進攻，毀賊舟，又破之於漱山溪。九月，賊又逼郡城，鏖戰五晝夜，追奔出境。時杭州久被困，景賢率兵滾營前進，連破賊卡二十餘處。賊复乘虛襲大錢口，景賢且戰且退，掩擊之，賊遁。聞杭州再陷，歎曰：「湖郡孤注，惟當效死弗去，以報國恩耳！」是年冬，授福建督糧道。同治元年春，詔念景賢殺賊守城，於團練中功稱最，特加布政使銜。自賊氛逼城，僅大錢口可通太湖糧道。會大雪湖凍，賊由洞庭東山履冰來犯，大錢遂為所踞。

賊以屢戰傷亡多，恨景賢次骨，掘其父墓，戒不與戰，但斷絕糧道以困之。景賢迭出戰不利，密寄帛書至上海與其叔炳麟訣，誓以死守。朝廷惜其才，命曾國藩、左宗棠設法傳諭輕裝出赴任，景賢益感奮，選壯士三千人，分出斫賊營，奪其糧而還。被圍既久，兵日給米二合五勺，官民皆食粥糜，道殣相望。五月，城陷。

景賢冠帶見賊，曰：「速殺我，勿傷百姓。」賊首譚紹洸曰：「亦不殺汝。」拔刀自刎，為所奪，執至蘇州，誘脅百端，皆不屈。羈之逾半載，李秀成必欲降之，致書相勸。景賢復書略曰：「某受國恩，萬勿他說。張睢陽慷慨成仁，文信國從容取義，私心竊嚮往之。若隳節一時，貽笑萬世，雖甚不才，斷不為此也。來書引及洪承疇、錢謙益、馮銓輩，當日已為士林所不齒，清議所不容。純皇帝御定貳臣傳，名在首列。此等人何足比數哉？國家定制，失城者斬。死於法，何若死於忠。泰山鴻毛，審之久矣。左右果然見愛，則歸我者為知己，不如殺我者尤為知己也。」秀成赴江北，戒紹洸勿殺。景賢計欲伺隙手刃秀成，秀成去，日惟危坐飲酒。二年三月，紹洸聞太倉敗賊言景賢通官軍，將襲蘇州，召詰之，景賢謾罵，為槍擊而殞。

自湖州陷，屢有旨問景賢下落。至是死事上聞，詔稱其「勁節孤忠，可嘉可憫」，加恩依巡撫例優恤，於湖州建專祠，宣付史館為立特傳，予騎都尉世職，謚忠節。長子深彥，年十二，在湖南，聞湖州陷，即自戕死。先被旌，附祀景賢祠。次子濱彥，賜官主事；溱彥、淶彥皆以通判用。

【論】

論曰：何桂珍儒臣出為監司，以忠義激勵飢軍，竟撫悍寇；誤於庸帥，倉猝殞身。徐豐玉才裕匡濟，兵單致敗。溫紹原守六合，金光箸守壽州，並以彈丸一邑，出奇制勝，砥柱狂瀾，其有關於江淮全局者大矣。李孟群戰功卓著，至皖北兵食俱絀，卒不復振，父子繼死國事，為世所哀。趙景賢以鄉紳任戰守，殺敵致果，繼以忠貞。當時團練遍行省，

自湖湘之外，收效者斯為僅見。諸人不幸以節烈終，未竟其勳略，惜哉！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